

跟父亲学书法

刘双燕



父亲是个老书法迷。一听我说想练毛笔字,他就把我拉到书桌前,“横竖撇捺”地一番讲解。

最后,他坚定地对我说:“像你这样聪明的孩子,用上一年的时间,就可以练好毛笔字。你跟我学,我手把手教,你肯定能写好!”

“能写多好?”我笑着问。

“你想写多好呢?”父亲摘下老花镜问我。

“起码要比你写得好!”

“那不行,那不行。”父亲连连摇头,“我10岁就开始跟着先生练字,到现在都几十年

了。你们年轻人啊,做事情总是急功近利,还没开始就……”父亲满腹诗书,一手钢笔字和毛笔字让我望尘莫及。他一辈子与庄稼打交道,却把我送进大学。

跟他学毛笔字的几天里,我悟出了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。父亲首先是教我握笔。

好歹我也在三尺讲台上站了近20年,握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,应该没问题呀!父亲却把砚台往宣纸上一放,手握毛笔,要我效仿他的握笔姿势,从每个手指的位置、力度、形态,还有身体与宣纸

的距离,都严格要求。经过父亲的多次纠正,我终于学会了握笔。

他开始在宣纸上落笔,教我写“一”。看到父亲的“一”字厚重又安静地躺在宣纸上,我便迫不及待地落笔。天啊!毛笔尖软软的,根本不受控制。我将手指挪到毛笔的根部,还是找不到着力点。自己写的“一”字,像生病的毛毛虫爬上宣纸。父亲看着我,叹了一口气。

父亲并不同情我,他趁机抽掉我手里的毛笔:“看看,力度呢?还敢说自己会握

笔了?任何时候,突然抽你握着的毛笔都抽不走,你才算是掌握了握笔的要领和力度。”

我尊敬父亲的严谨,也尊敬他对我的耐心。每次我写笔画“一”,他就边握着我的手边大声喊:“这‘一’字呀,就像人的肩膀。你看,我们挑重担,是不是要用右肩?右肩是不是要多出力?出力是不是要稍微往上抬?”父亲边指导边演示。看着父亲的肩膀,我的视线模糊了。他的肩膀清瘦,却格外平稳,就像他多年来为这个家挑着重担

的姿势。

“好!”父亲看我屏住呼吸完成的一行“一”字,声音洪亮地赞叹,“不错,刚刚写这些字时,你内心安静了,也理解了‘一’字左低右高的书写规律。按这个速度,不出一年,你就可以超过为父。”

父亲在鼓励我练字。他却不知道,余生,我想以他为例,好好做人。

起初,我学书法只是为了打发业余时间。跟父亲学写毛笔字后,我才读懂横、竖、撇、捺存在的生命意义。

我的“李焕英”

王俊喜

看见月亮,就想起了我的“李焕英”。我的“李焕英”,我的娘,走了已经15年了。

娘没上过学,就在扫盲班里学过几个字。但娘很聪明,什么事都看得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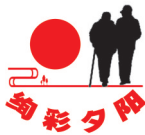
大哥在北京,嫂子也是北京人,俩人都是搞地质的,经常去荒郊野外,只能把孩子们放在老家,让娘照着。我们姐妹的孩子们也是娘帮忙看大的。我深知娘的不易,只要看见她着急,我就会不顾一切地帮她。娘的喜怒哀乐,时时刻刻影响着我。

有一次,爹病了,我和娘守着爹,谁都没睡觉,说了一夜的话。娘说,她生我的时候,我爹不在家。我还没满月,爹就捎话儿回来,叫娘去北京。那时候,没有汽车,姥爷就让我们搭上了人家去北京的马车。正是腊月里,怕我冻着,娘就把我揣在怀里,再穿上一件棉袄。“那棉袄,外面冻得硬梆梆的。”娘一边说着,一边含着泪笑。看着她那表情,我的心都在疼。

娘干惯了活,总闲不住。80岁那年的夏天,娘还去地里割草。我听说之后,担心她中暑,便急匆匆跑到地里。找到她之后,我忍不住哭了。我对娘说:“这么热的天,您咋这么傻呀……”我帮她割完了草,她才舍得跟我回家。

那一年的腊月,娘走了,走得那么突然。我贴着娘那慢慢变凉的脸,泪水湿了我的脸,也湿了娘的脸。我知道,娘再也不会给我擦干眼泪了……我忘不了我的“李焕英”,常常相见在梦里。

娘的生日和我的生日只差十几天。这篇文章就是我在娘的生日那天,写给九泉之下的她的。



忙人琐记

董季

我这大半辈子为了工作和家庭忙碌,因此练就了一套早起的真功夫。有多早?退休后,我一般都在凌晨4点左右起床;退休前,比这还要早一些。可是,退休后,不再为工作奔波劳碌,我又不会打麻将、跳广场舞,又不爱逛街,且早起的习惯已不可改变,那么,我是如何打发每一天的呢?那就是读书。

读书,是我与生俱来的爱好,也是熟人尽知的“顽疾”。退休后的日子里,我除了更加用

心地调剂着全家人的一日三餐之外,其余的时间,全都用来读书。十几年来,在文友们的帮助下,我除了读书,还陆续发表了百余篇文章,并给许多会写书、能出书的朋友们校对书稿数十本。从2019年开始,我还参与了再版《四库全书》的校对工作,至今,已经校对古籍几百万字。这些工作,我大部分是在住着院、输着液或喝着中药时完成的。

记得有一次,因第二天要

去住院,我当天必须赶完别人需要校对的书籍;记得还有一次,出院的第二天,我就接下了为他人校对书稿的任务;还记得因忙着赶写一篇稿子,烧糊了一锅菜……更有甚者,我还曾为了帮朋友送文稿,骑着自行车被飞驰的汽车挂倒。在这十几年里,仅仅是为了使朋友们的作品准确无误,我竟然将三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翻散了架。听了我的故事,一位并不很熟悉的开书店的女老板,竟毫

不犹豫地赠给我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……

一位好朋友说我是“不要命的大忙人”。同时还解释:“‘大’是指心大,忘记了病痛;‘忙’是指您忙得恨不得一天能有48个小时;‘人’是指宅心‘人’(仁)厚。”他还夸我是个“难得的大好人”——一是治病招数好;二是精神不倒好;三是助人为乐好。在此,我真诚地说一句:“朋友,谢谢您。有您,真好!”



沧县张官屯乡西王辛庄村56岁的李大庆(右前),在村里跳广场舞已有7年多的时间。近日,他来到沧州市人民公园为游人表演。

赵华堂 摄

一畦春韭母爱浓

卜庆萍

春天又到了,柳丝轻扬,桃花盛开,万物有了生机。

那年,母亲在老屋前面开垦了一片空地,种了一畦韭菜。每年春天,新韭就蓬蓬勃勃地长出来,吐着新绿。

小时候,日子苦,哪有什么好吃的?母亲就用这些新韭做成美味给我们吃。

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”,“春韭满园随意剪,腊醅半瓮邀人酌”,古人给韭菜赋予了诗意。母亲没读过诗,总说:“春韭香,夏韭臭。”从母

亲的话语里,我早早地就闻到春韭的香味了。

母亲用春韭作原料,费尽心思为我们做饭菜,让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充满暖意。母亲从沐浴着春阳的菜畦里割来一把韭菜,在我和弟弟眼前晃动几下,说:“今天做酸辣韭菜炒鸡蛋喽!”

韭菜是自己种的,鸡蛋是自家的鸡下的,心灵手巧的母亲总是把这韭菜炒鸡蛋做得味道极好。韭菜洗净,沥干水分,切成段。水淀粉中加入花椒粉、米醋和盐,调成汁

备用。鸡蛋打散后,炒熟,用铲子在锅中切碎,盛出。然后用辣椒面爆香油锅,加入韭菜,迅速翻炒,再倒入调好的汁,加入炒好的鸡蛋。母亲做菜,我和弟弟在一边看得入神,心里充满了期待。

母亲还买来香干,给我们做韭菜炒香干。母亲做菜的方法,我记得十分清楚:先把胡萝卜洗净,切成丝,再将韭菜切成段,把它们先后放入葱姜末炆好的油锅里爆炒,再加些调料,就成了。一盘菜里,红、黄、绿都有,十分

诱人,看着就让人眼馋。母亲做的菜总是好看又好吃。简朴的菜肴里,透着她对我们的呵护与疼爱。

春又到,我也在自家小院子里种了一畦韭菜。新韭绿油油地长在春天里,和春日阳光说着心里话。

我把年迈的母亲接过来,下厨给母亲做了一道春韭炒鱿鱼。

母亲无私地爱护子女,我们也用无私的爱回报母亲。

哦,春韭!哦,母亲!

